

随 笔

最小的海

□李泱(宁夏银川)

古人壮游山川湖海,寄情于山水之间,多向往安身湖畔,以求感悟生命,潦草余生。看过很多城市的湖,无论湖边的楼阁台榭多么古拙,周遭总是拥挤又喧嚣的,待万籁俱寂,淡月倚枝,目光越过湖水,投向湖心涟漪,读懂的却从来不是湖。

古诗中的云梦泽,据记载横亘千里,水雾弥漫,同楚地的巫鬼神话紧密相连,仅是名字就浪漫至极。黄昏伫立湖边,如同莅临一场巨大的梦境,寂静澄澈,霞光辗转其间。避开心中闪念而过的那棵稻草,身心被这温柔湖水包裹,似乎只有面对这片广袤,才不至于放大任何困窘。

湖泊并不孤寂,乘船漫入湖心,远望湖岸,有人在钓鱼,有人在打水漂,不时看到水鸟盘旋,飞鱼潜游,风时而缱绻,时而剧烈,吹得远山苍翠摇摆,在这种时刻,湖、风和山,是背景遥远的点缀。不乘船泛游,人很难理解一个湖,就像没有奔跑或者登顶,人很难理解一阵风、一座山一样,但是,试图理解一个湖,一阵风,一座山,本身就是不平凡的念头。

湖水是有边界的,但亦呈现出丰富的形态,大多数时候静谧深邃,包罗万象,温柔含蓄中隐伏热情;偶有动时,又微波荡漾,或恣意欢快,或惊涛骇浪,传达生命的变幻。湖水深处应该藏匿着静谧又活泼的泉眼,源源不断地为这片湖水补给能量,才能沉稳应对外界所有的不确定。

记得去年在武汉东湖,风从四面八方吹来,滚滚白色水汽在高空翻江倒海,一场大

雨就这样倏然而至。雨水落在湖水、石板和树叶上,汇成一张强劲的声网,整个世界都被这阵白噪音覆盖。我紧紧攥住被雨水打得歪斜的伞,抬头越过眼前狭窄的视野,连缀成一幕天然雨帘,水天一色,如梦似幻。雨水的韵味、声音把我带到记忆更为遥远的地方,内心也被这雨水填满。大雨过后,那片湖重归沉寂,虽在湖边短短数十分钟,离开的时候也带走了那场大雨,我不晓得它治愈了什么,也不确切那是什么,但自己好像又重新活过。

四月,春光依然浩荡。从某一年开始,春天对我来说突然变得格外真实,不再是一种隐喻般的存在,而是身体的律动,对生命力的渴望。即使望着同一片湖,也不再同过去一样,只是个模糊遥远的意象,看它四时风物,看它潮涨潮落,一切将至未至,又触手可及。麻园诗人乐队的《泸沽湖》响起时,那句“站在湖水对岸,总有些过往”,每次听都不一样,有伤感,有迷茫,有不甘,有释怀。

一池湖水,它能黏合住平凡的人生,又能幻化出诗意的梦想。记得很多年前,傍晚往断桥走,有一波歌手唱得一般,但也围聚了很多人。野生的力量总是动人,没有技法没有腔调,一个幻梦可以任由湖水流动。只要你闭上眼睛,去捕捉水的柔软,和风的乖戾,阳光透过眼皮传递淡淡暖意,仿若在海边,在最小的海。会有某个时刻,做回目光澄澈的人,静下来,只是心无旁骛地守望——面朝湖水,春暖花开。



悠然。刘威摄

微 生 活

丢不掉的铁锅

□李娟(山东济宁)

母亲上年纪后,眼有些花,做活经常看不清,特别是做饭时。担心用火安全,我便给她网购了电饭锅,省心省力。然而,这次回家时,却未见她用。

“妈,怎么没用电饭锅呢?”我问道。“用旧锅顺手了,用不惯新的。”母亲回我,还是熟悉的理由。她说的“旧锅”,是母亲多年前,从集市铁匠那里买回的。连续烟熏火烤,锅底已黝黑。多年来,母亲天天用它烹制菜肴,守护三餐四季。

春天,母亲爱炸春菜。田间地头,挖回鲜嫩的野菜,如荠菜、婆婆丁等。洗净后,裹满面糊,开炸。锅中油热,丢进去,“滋滋啦啦”的。炸熟咬下去,鲜得口水直流。傍晚,父亲忙完农活,回家后坐下来,就着榨菜喝起小酒,不忘给母亲聊田间趣事。谈笑间,父亲卸去了农忙的疲惫。

父亲既要顾及农活,还要操心货运生意,每到闷热的夏天,胃口常常不好,无心吃饭。母亲看着心疼,变着花样做吃食,最拿手的是茄子拌面。铁锅烧热,倒油加酱放茄条炒香,名曰“浇头”。清水煮面,捞出凉透,淋入“浇头”。这爽口开胃的凉拌面,连我都能吃上一大碗。胃口变好,父亲的精神气,日益恢复。

家里种有板栗,秋天收获的栗果,饱满圆润惹人垂涎。为给我们解馋,母亲会用铁锅做糖炒栗子。锅中放入糖和特别的沙子,不停翻炒,再扔进去开过口的栗果,继续炒啊、炒啊。没多久,香喷喷的糖炒栗子便出了锅。软糯可口,是儿时吃过的最香甜的零食了。

老家有喝羊汤的习俗。新鲜羊骨肉,连同几片白芷放进铁锅,点火煲煨。汤浓肉烂时,只需一口,瞬间便驱散身体的寒凉。母亲添汤时,总是把肉夹到我和妹妹碗里,还念叨:“你们长身体,得补营养。”末等她说完,父亲便抄起筷子,从自己碗中夹块肉,送到母亲嘴边。我们会心一笑,大快朵颐起来。

细细想来,我们的一日三餐,似乎都没有离开过那口铁锅。记得有好几次,铁锅因用得久,底部漏水。父亲建议换掉,想重新买个新锅。可母亲却拎着它,找到当年卖锅的铁匠,重新打磨修复,接着用起来。每一次,她都笑着解释,用它习惯了,舍不得扔掉。

这一次,母亲仍以“顺手”为由,拒绝新锅。我本想劝她,却被妹妹阻止。她悄悄对我说,铁锅与母亲朝夕相伴,在老人家眼里,铁锅就像一位老伙计,有着深厚感情哩。倘若猛然丢掉,母亲定是不舍。至于安全问题,我们常留心便是。

妹妹的话,颇有道理,我仔细咂摸着。是啊,母亲的铁锅,陪了我们那么多年,早就不是寻常炊具,更像是时光容器,母亲以爱为柴,用它煨暖了我们的日常烟火。

“顺手了,就继续用,用到地老天荒。”我对母亲打趣。说完,我便去排查安全隐患……

诗 语

唯一一次(外一首)

□希言(宁夏隆德)

醒目的“闲人免进”
隔开两个世界——

产房外的目光钉在时刻表上
产房里的呻吟,被一只手
挡在时间背面

“哇啊——”

啼哭声穿过走廊,在踱步的身影前停下
把席卷全身的困意劝退
提心吊胆的目光终于
不再躲闪

这是他们第一次做父母
也是唯一一次在孩子啼哭时
没有愁容

闯入

夕阳先于我的目光落下
一对清澈眼眸闯入
刚好接住晚霞的坠落
毫无征兆地四目相对
模糊了期待和惊喜的边界
直到风把柳枝扶正,枝叶才停止颤抖

瞳孔逐渐缩小
同时缩小的还有虚幻抵达现实的距离
眸子里的清澈,需要经历多少
月夜与晨曦的交替
才能和一天最美的夕阳,争相媲美

几点星光,还在不知疲惫地探讨
昨日的插曲。或许,你已熟睡在梦里
翘弯嘴角,仿佛正和我携手走在
一瓣玫瑰铺就的小路上

一窗春色煮雨

□欧兢兢(浙江宁波)

在慵懒的午后,我倚靠窗前
那扇窗,似生活的眼
将世界的温柔,一一收揽

窗外,雨丝如弦
弹奏着细密的和弦
我取来生活的陶罐
把这漫天雨丝,慢慢煮煎

雨滴在窗玻璃上蜿蜒
似时光的笔,写下诗篇
屋内,暖光轻颤
茶香与雨韵,交织缠绵

我翻开旧书一卷
字里行间,藏着流年
那些曾有的烦恼与疲倦
在这雨声中,渐渐消散

窗是生活的舞台
雨是灵动的舞伴
在这小小的空间
我与宁静,深情相拥

一窗春色煮着雨
煮出了生活的甜
那些宅家的日子啊
是岁月赐予的,最美诗篇
让我在这纷扰世间
寻得一方,静谧桃源